



風 雲 塘 馬

刘志庆
著

風雲塘馬

刘志庆 著

作家出版社

序

欣闻《风云塘马》完稿，并将出版，作者请我为书写篇序。

我与作者的认识始于二零零六年的一个陌生电话，后来便常常电话联系。二零零七年夏作者利用假期自费来福州采访王直将军、我及其他老同志，我们对“塘马战斗”的话题作过许多探讨。作为一名新四军老战士，一名塘马战斗的参与者，一提起这场战斗，心中便会涌起无限的情思，眼前便会浮现出两个熟悉的身影——难忘的首长罗忠毅和廖海涛，六十九年前的战斗画面犹如昨日，历历在目……

一九四一年，原名陆容的我只是十六旅政治部服务团一名年轻战士，“塘马战斗”是我参军初经历了皖南事变、重建军部的一系列事件后，遭遇的最严酷的战斗，也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经受血与火的战斗洗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凌晨，日军出动步兵、骑兵、炮兵三千余人对塘马实行三面围攻，情况极其危急。为了掩护苏南党政军机关安全转移，六师参谋长兼十六旅旅长罗忠毅、政委廖海涛亲临火线，身先士卒，血战日寇，壮烈殉国。

罗忠毅、廖海涛是我尊敬的首长，我们这些

年轻学生参加抗日之初对共产党的认知，对为党和人民奋斗终身的认识都是肤浅、抽象的，是罗、廖首长以他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及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的精神，给我们上了最鲜活、最生动的一课，让我们真切地领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的铁血精神，坚定了跟着共产党、献身于祖国与民族解放事业的信念。

“塘马战斗”粉碎了日寇歼灭我十六旅和苏南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梦想，为我党我军保存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和有生力量，为坚持苏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有着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对整个华中抗日事业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作者是溧阳塘马人，塘马村距溧阳县城西北四十余里，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带群众基础好，是老抗日根据地。这里的老百姓大力支持新四军，把新四军当做是自己的亲人，尤其是对牺牲在塘马的罗忠毅、廖海涛——当地老百姓一直守护着罗、廖的墓冢，传颂着罗、廖的功绩。作者从小常听老人们讲述新四军将领罗忠毅、廖海涛的故事，写本关于塘马战斗的书，是埋藏在他心底的

一个愿望。为真实反映抗战时期新四军与日寇在苏南战场上打的这场大仗，多年来他四处奔波，收集有关的素材，深入拜访了许多当年参战的新四军老同志，挖掘了大量珍贵而有价值的史料。作者的执著让我和我的孩子们都很感动，他以严谨的、求实的精神，从不同的视角展示了那段生活、那场战斗，较好地把握住了历史的真和文学的美的维度，三种人称交替叙述的方式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相信能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和喜爱。

二零零九年，罗忠毅同志被评为对共和国创建有杰出贡献的英模人物，这是对英雄的褒扬，也是对他们呕心沥血创建和保卫苏南抗日根据地的肯定。长篇小说《风云塘马》的问世，让更多的人了解在抗日战场上先烈们是怎样用鲜血抒写了可歌可泣的、感人肺腑的战歌，这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铭记在心，永不淡忘！

作者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祝愿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郭 冰

二零一零年十月于福州

罗、廖两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老干部，为党为革命奋斗十余年，忠实，坚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功绩卓著。

风云塘马

1

好晴朗的天气呀！瓦屋山似一道屏风，东西蜿蜒，丫髻山双峰并峙，青翠消隐，晕化为淡黄的色泽，山脚下是起伏的丘陵，中秋时分的树叶已变黄，裸露的胴体，呈现出褐红的色泽。稀落的村庄掩映在板块似分布的树木下，一条大河从遥远而来，亮晶晶的，似一根带子。周围的农田，偎依于盘龙似的河边，庄稼已成熟，金黄色的稻穗相拥，风一吹，哗哗作响，大面积的地毯似的稻田卷起阵阵风浪，那浪呈漩涡形，旋转旋转，颇有升腾之势。

小河似一条亮龙冲出稻田的包围，在一座村庄前停留下来，缓缓地流淌着。

村庄不大，东北、正北、西北均是黄褐色的山冈丘陵，而南面则是一马平川的水乡平原，它是名副其实的丘陵与平原的交汇点、分界点。

河流似乎十分眷恋这个村庄或者说这个村庄的居民。

它在村庄二里许的北面，左转右转，形成了三道弯，形似游龙盘旋，然后依依不舍地由北向南，再从村庄东面五六百米许穿行而过，突然又向西投入村庄的怀抱，在折拐处形成了一个弧度很大的河流弯道。

弯道处的河岸南面，古树参天，浓荫遍地。榉树拔地而起，细小的叶子泛着金色的光泽。柚树斜向伸长，伞状的树冠扑向河面，那粗大的虬曲的躯干宛似游龙，那褐色的树皮片儿犹似巨大的鳞片，上附青青的苔衣。最美的是那合欢树，虽然此时不是开花的季节，但那优美的造型

仍散发着艺术的意蕴，那似含羞草叶片的树叶，在浅浅的秋意中绽露着羞涩的笑意，展示着自己特有的情怀。

南岸有一片菜地，上面栽满了韭菜、洋葱，那浓烈的味儿伴随阵阵的稻香飘溢在河边的四周。

他站立在合欢树下，夕阳的余晖洒在他坚实的身躯上。蓝灰色的布帽，上下两个纽扣赫然醒目，上面的帽徽不见，留着几个针孔小洞，帽檐下是一张刚毅的脸，灰布军衣端正而又洁雅，左边上衣的袋中央有一支钢笔，那笔杆闪着红红的光芒，腰间的牛皮带宽大结实，把衣服紧紧地束于腰间，脚踝上的绑带道道箍于小腿间，形成柱形的圈轮，显示着特有的刚性。

他轻轻地移动了一下脚步，那张脸仍满是刚毅，虎眼上是又浓又黑的眉毛。眼中射出的目光抖落在远处的丫髻山上，似乎要搜寻些什么。不久，目光渐收，又聚拢于眼中，只溢出一些温和的微光，稍顷眼眶湿润，睫毛上沾出些许泪花，夕阳下发着晶莹的光芒。

他的背后悄悄地移来一个人影，临近，又停住了。那人影平铺于河边光滑平整的堤埂上，凭那发型便知是一个女性。从那影子的轮廓和太阳斜照的角度看，此人一米六以上，身子结实，体态较宽，是一个身板硬朗结实的年轻女子，不是一个身姿婀娜的可人儿，她显示的不是妩媚而是俊美，是特殊环境中造就的特有的美丽。

那人影向他移去，没有发出丝毫声息，但他还是感受出来，缓缓地扭转身躯，向影子的主人望去，刚毅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意。

“海涛，你又看丫髻山了。”这位身子粗壮，腰板硬朗，脸型宽大的女子发出柔和的声音，眼中射出略显苦涩的微光。

“对。”他点点头。

“是不是又想起双髻山了？”

“对。”

“又想招巴了？”

他迟疑了一下，又点点头。

“想女儿了？”

“对。”

女子眼中即刻溢出泪水，小声抽泣起来。他走过去用手为她拭泪，

双眼端详着她的脸，轻轻地说道：“走吧，英，回塘马村吧。”他指指那长满河草的小河说道，“你看，塘马河多美，在这儿拐了个弯，你知道这弯叫什么吗？我告诉你，它叫洋龙坝。”他为她理了一下吹乱的秀发，“这儿还有许多故事呢！是村西刘秀金大叔说的……”

他们并肩而行，夕阳行将坠落于塘马村，西边的天空霞光万道，天空布满了红色的云朵，那云朵形状各异，有团状的，有长条状的，在光的照射下，呈絮状，轻盈地分布于西边的天空下，塘马村以此为背景，显得格外的壮美。

蜻蜓乱飞，蝈蝈齐鸣，稻田中偶尔蹦出两只青蛙，倏一下又跳入河中，那白头翁在糖莲树上叼着果子，发着“小小诸葛亮”的清脆叫声。

村边，一座木桥架于河上，上面一前一后站立着两个人，他们忽俯视桥下、忽平视村庄，忽仰视天空，不时地用手比划着。

前面是一女性，没戴帽子，头发乌黑，但远不如苏南妇女那么秀气，一看便知是一个女军人，当然她的臂章也明白无误地昭示了这一点。她身材细长，近一米七。脸上洋溢着一种书卷气，尽管战争的生活使她更多地显示一种军人的刚硬，但仍不能掩饰那脸上显示的知识之光，她神情妩媚谈不上，但女人的丽质还是十足地显现在她的身躯上。

身后的那一位身材高大，足有一米八。他披着黄色的呢制军大衣，站立桥头，犹如青松一棵，显得从容而又沉着，尤其是那张脸，轮廓分明，棱线十足，神情单一，刚毅之中散射着儒雅之气，眼中发射着自信而又沉着的光芒，这和鼻梁的坚挺相映成辉。他嘴唇很厚，脸色黝黑，有一种稳似泰山的感觉。总之，这位身材高大者有一股天生的领袖的气质。

桥上的他见两人从洋龙坝缓缓走来，眼睛一亮，越过瘦长女人的身边，高叫道：“老廖，等你许久了。”

“罗司令，”缓步行来的男子迎上前，“有事吗？”

“有啊。”

“李英！”站在桥上的女子也向移步而来的粗壮结实的女子叫道。

“田文。”移步而来的女子亲热地回应道。

“回去吧。”那位被称为罗司令的高个子军人又扫视了一下被称为李英的女战士，“你们都回去，我和廖司令有要事相商。”

两个女战士相视一笑，嘟哝两句，走过木桥，迎着红红的晚霞之光，向着粉墙黛瓦的村头走去。

两人站在桥上，向西望去，红红的晚霞映照在他们坚实的身躯上，犹如两尊铁铸雕塑屹立在塘马村边的木桥上。

河水缓缓地从桥下流过，水流夹带着水草和自由漂动的鲮鱼从桥下漂向村头。桥桩黑黑的，静立在水中，贴水处缠绕着水草，桥西的木板有些朽烂，板与板露着宽大的缝隙。桥头两侧的板茅随风摇摆着，夏日里生长的板茅花，经秋霜浸染，白花花的，在秋风中摆弄着婀娜的身姿。桥西是高大的房屋，马头墙赫然傲立，下面的墙身黑白不一，粗糙万分，墙角是青苔与壁硝，那是岁月沧桑的标记，墙身上刚刷了一行白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位小战士在用力地刷着感叹号，几个战士哼着歌儿，那带着闽方言的腔调飘过村东的小圩塘：“高山顶上一株梅，山歌越唱越出来；唱到鸡毛沉河底，唱到石头漂起来。”村前的塘马河边，小桥的西面，有一长长的石阶，斜向伸入河里，上面移动着女战士的双脚，她们端着盛有衣服的木盆，河里划动着的是另一些女战士的双手，灰色的布衣，在水面上漂荡着，水波与泡沫在衣服的周围翻滚着，水面上激荡着女战士清纯而又亮丽的歌声……“前面号响，大家准备好，子弹上膛，刺刀出鞘，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三年的皖南，别了，目标，扬子江头，淮河新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哪个来挡路，哪个被打倒！冲过重重叠叠的封锁，冲击日本鬼子的窠巢。我们一定胜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

“老廖呀，”那位被称为罗司令的威武高大的将领开口了，他的语调沉重而略带嘶哑，“明天上午要举行十六旅和苏皖区党委联席会议，有些议题我还是不放心，找你再商量商量。”

长着一对虎眉的个子矮些被称为“廖司令”的将领点了点头，他一脸凝重之色，“好，对，有些事还得再议议，皖南事变后形势空前的复杂呀。”

夕阳下丫髻山双峰东西并峙，霞衣披其上，熠熠生辉。

罗、廖站在桥上，夕阳的余晖洒落其上，呈血红之色，在双峰并峙的丫髻山的衬托下，显得格外的高大、壮美。

两人不再说什么，待晚霞完全消失时，才挪动脚步，向塘马村走去。

又见丫髻山了，又见丫髻山了，丫髻山，丫髻山，你多么像家乡的双髻山，太像了，太像了，双峰并峙，兀然而立，只是家乡的山更大些，山峰的脉线更缓和些，不像苏南的山平地拔起，更显雄壮。

我喜欢在塘马河边、在洋龙坝柚树下观看丫髻山双峰，这儿幽静，没有人干扰我的情思，剧烈的战斗难有空闲，好在塘马十分平静，有一点儿空暇。

双髻山呀，双髻山呀，几年不见你了，你现在怎样，你现在不被战云笼罩，该是一片祥和吧。啊，我的双髻山，我的家乡，我的三年游击战争，桃源洞，仙人岩，仙人井，你们能感受到苏南的抗日烽火吗？庵庙呀，庵庙呀，你那副对联，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五指峰顶天作棋盘星作子，双髻山头片月为梳云作鬟”。好高妙的意蕴呀。可眼下的世界，我们早已没有这样的雅兴了。大革命失败后，我们举起红色的旗帜，红军长征后，我们又与白匪浴血奋战，现在我们为抗击日寇又奋战于苏南。

大岭下，可爱的家乡你现在怎么样了？招巴，我亲爱的妻子，你还健在吗？现在国共又闹翻了，皖南事变前，你的处境怎么样？我找人打听你的消息，可始终没有回音，弄不好你又要受苦了，明娥，我亲爱的女儿，我知道你已降生了，在教导九队学习时，我找人想把你们接来，可路途不畅，无法联系上，还传闻你们母女俩……女儿，你长得像我吗？会不会也长有一双虎眉，一对虎眼。爸爸希望你快快长大，虎虎生风，上疆场杀敌寇。女儿，我可爱的女儿，爸从没见过你，你知道吗？你前面还有一个妈妈，两个哥哥。说到你大哥，我就眼泪汪汪，他叫顺文，民国二十四年，不满周岁就被国民党丢进上杭东门潭头的汀江里，活活被淹死，另一个哥哥叫明权，是你亲妈所生，寄养在大池乡的乡亲家里，不幸夭折了……明娥呀，明娥，你是我唯一的骨肉，爸盼你快快长大。

丫髻山呀，丫髻山，双髻山呀，双髻山，你们的双峰都像女人的发髻，这和我们上杭客家人女子盘的发髻多相似呀，看到你们，便想起你——我亲爱的妈妈，父亲早离世，是你哺育了我，是你支持我参加革命。在革命危急关头，你挺身而出，受尽折磨，从不吐露同志们的行踪，你在上杭被关押的时候，完全有机会逃脱，而你却把危险留给了自己。面对敌人的屠刀，毫不畏惧，在达岭，你用鲜血捍卫了尊严。我亲

爱的妈妈，你是好样的，孩儿一定要讨回血债，多杀鬼子，报效祖国。
“只有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没有屈膝投降的布尔什维克。”

你和父亲给我取名为海涛，乳名又叫河子，希望我像波浪汹涌的海浪一样干一番事业，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我们客家人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勤劳、吃苦、朴实、节俭、拓荒创业、拼搏进取，坚忍不拔，爱国爱乡，为国为民”。我亲爱的妈妈，你虽然永远离开了我，可你的身影时时在我眼前出现，来苏南已经四年多了，大大小小打了许多仗，也取得了许多胜利。孩儿现在从出征的四团政治处主任升为六师十六旅的政委，战士们习惯称我与老罗为罗、廖司令。我的声望是从担任二支队副司令时产生的，赤山一战受到陈毅指挥的嘉奖。我们新四军破天荒地缴获了敌人的九二式步兵炮，还消灭了一百多个鬼子。孩儿有首诗，专为此战而作：“坚持江南抗敌军，日寇惊呼胆寒心。赤山之战缴敌炮，茅山烽火震南京。”

日本鬼子并不可怕，他们灭亡的日子不会遥远了。妈妈，我们现在驻扎在塘马，塘马离溧阳城西北不到二十公里，三面丘陵环绕，南面一马平川，是屯兵的好地方。这里群众基础好，抗战热情高，离敌人的据点相对较远。我们现在搞第一期整训，整训再过几天就要结束了。经过整训的部队，军事素质、政治素质大大提高了，这样我们新四军抗日的力量将更为强大，我们的前途将更为光明……

不知为什么，一想到双髻山，一提到大岭下，我就禁不住泪花飞上睫毛，啊！待抗战胜利后，我将回家乡，好好地工作，让我们客家老百姓过上幸福的好日子……

李英啊李英，你又提起招巴了。我能理解你的心，你为人厚道，善良，性情温柔，可我……我也不知道她们娘儿俩现在怎么样。年前我在军部学习，想把她娘儿俩接来，从上杭回来的同志说，招巴又被国民党抓走了，也有人说跑进双髻山里去了，小孩子也不知道去向，娘儿俩生死不明……我想念死去的母亲，儿子，我思念招巴与明娥。真的，我永远是客家人的儿子，双髻山的儿子。我也会倍加珍惜我们的战友之情，夫妻之情。我知道，你善良而又真诚，抗战工作勤勤恳恳，我知道……我知道……一切我都知道。

你站立在塘马村边的下木桥上，迎着夕阳，田文也立在你的身边。

你站在塘马村东的下木桥上，夕阳照在脸上，古铜色的脸庞显得更为刚毅。

老百姓称你与廖海涛为罗、廖司令，战士们也称你为罗司令，很少有人称你为罗参谋长或罗旅长，尽管自抗战以来你从未脱离过参谋长这一岗位，二支队参谋长，江南指挥部参谋长，六师参谋长。

不过，称司令也名副其实，你早就有司令的头衔，一九三四年你为福建军区第三分区副司令，一九三五年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上，你被任命为第一作战分区司令员，一九三六年一月三日在上杭双髻山会议上，你由闽西红军一分区司令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的司令，一九三六年十月，你由一分区司令成为第一纵队司令员，一九四零年十月你被任命为二支队司令。战士们和苏南的老百姓更喜欢称你为司令，因为司令是光荣、威严的象征，你与廖海涛威名远扬，许多人以为罗、廖是一人，就像许多人把朱、毛当作一人一样。

你站立桥头，望着桥下浣衣的女战士，望着三三两两在村头走动的战士，侧目凝视新婚不久的妻子，你的心情夹有一份丝丝的沉重。

你自然不会忘记已经牺牲的妻子柳肇珍，刚刚牺牲八个多月。那是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大雪纷飞，狡猾的日军竟三面扑向宜兴和桥的西施塘村。你率领战士奋力阻击，当撤退到漏湖边时，潘吟秋同志告诉你，柳肇珍血染大地了。当你听到别人描述的柳肇珍的临终话语“老罗，多保重，多打个鬼子”时，轻易不流泪的荆楚英雄——你，眼泪纷纷而飞，为了迅速转移，你用嘶哑的嗓音缓缓地说道：“我不去向小柳的遗体告别了，我一定会记住她的话，多打鬼子！”

你很少流泪，无论是在生于斯、哭于斯的出生地襄阳，还是在宁都起义后的苏区，还是在三年游击战争的闽西，你似乎没流过泪，但这一次，你泪水纷纷而下。

你平昔语言很少，这以后更少了。你戎马倥偬，疆场拼杀，几乎没有儿女情长的空间。在攻打赣州时，有一位赣州妹子爱上了你，但战争的残酷使你作出了回绝的决定，“我随时会牺牲在疆场上，我不能耽搁了你的青春。”姑娘流泪了。在闽西三年游击战争中，作为分区司令的你，完全扑在了反清剿的战争中，个人婚事压根儿没有考虑过。

奔赴苏南抗日战场后，你认识了被称为“小皮球”的镇江女子柳肇珍。她的热情，大方，尤其是那甜美的嗓音渐渐地打动了你的心，尤其是她主动请缨到镇江市刺探敌情，那种无所畏惧、献身正义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你，同时你发现这位“小皮球”，这位从事丹北民运工作的女战士会时不时地含情脉脉地凝望你，从她那躲闪的眼神中你读出了人类最可宝贵的秘密。没有过多的言辞，没有过多的交流，你们不由自主地经常聚在一起。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渡江北上的陈毅当众“点破”了这个秘密，“你们坚持丹北战争有功啊，你们妇抗会做了许多好事啊！我们现在能够顺利渡江，真得谢谢你们呀！”他又笑眯眯地看了你与小柳……“好一对鸳鸯，好，很好！”小柳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你也露出了少见的羞涩的微笑。

你们终于幸福地结合在一起了，然而……半年不到，竟天各一方，阴阳两分，分属不同的世界，每思此，你的心境格外地沉重。

夕阳西下，塘马村边的小河里一片嬉笑声，凭声音和身姿，你分辨出那几个人：李坚真、史毅、徐若冰、潘吟秋、陆容……

你眼睛一红，如果肇珍在，爱劳动的她肯定在她们的行列中嬉闹着。

你看了一下身边的田文，田文深情地一笑，身子靠近了你，亲昵之态渐显，但你的神情仍是那样凝重。

柳肇珍那张珍贵的半身照你一直珍藏在身边，尽管田文有时不大高兴。照片上的柳头发乌黑发亮，眉毛细而长，脸形圆圆，唇薄而红润，眼眶中盈满汪汪秋水，柔情万千，尤其那可爱的浅浅的酒窝，激荡着希冀与企盼。

柳也是一位知识女性，为了抗日，她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只身投向新四军，你记得她多次说过“中华民族的希望，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身上”，她一九三八年七月参军，十二月就入了党。

“老罗，廖司令哪儿去了？”田文站在桥上四下张望着。

“等等吧，我叫李英去找了。”你轻轻地回应着，思绪并未中断，似沿原来的轨道运行着。

婚后，你总喜欢吻她的额头，轻轻地用赞许的口吻说：“肇珍，你是一个标准的革命者。”

你的话是有充分依据的，一九四零年十月，柳肇珍调到组织科后，一次随着组织科长王直住在茅山圩，她看到育才小学的课桌板凳坏了不少，就把你节余的一百元零用钱捐献给学校做修补费，师生们很感动，事后她向你作了汇报，还带有一分歉意：“老罗，节余的钱我没有拿来好好照顾你，待胜利后，我加倍照顾你。”你一下子把她搂在怀里：“肇珍，你做得对，我们首先要照顾好群众，然后才能考虑自己，没有群众的支持，我们就无法在苏南坚持抗战。”

你后来从王直科长的汇报中知道，有一次部队在句容横山冈移动时，半夜十二点，小柳的房东抽泣起来，还伴随着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她一打听，方知房东出生不到半年的孩子生了病，烧得厉害，房东陈阿瑞、连妹夫妇一筹莫展。肇珍不顾疲劳连夜赶到二里外的和庄，叫来张军医，一诊断，小孩竟然患了急性肺炎，若不及时救治，后果非常危险。她一直陪着军医忙前忙后，直到孩子退热安静下来，才告别出房，这件事在群众及新四军指战员中广为流传。而她只是淡淡一笑，“我做了该做的事。”

“可是，现在……”你看了一下塘马村桥边的板茅花，夕阳下犹如粉色的高粱米在轻轻地摇曳，灰黄的板茅叶在夕阳余晖的浸润下似涂抹了一层玫瑰色，而河边的柚树显得更加苍劲、威武。

谁知晓，黄金山三战三捷后，坏消息不断传来，先是陈洪被俘，旋即巫恒通殉国，整个苏南的抗战形势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为纪念先烈，鼓舞士气，一定要搞个隆重的纪念大会，以告慰巫恒通同志在天之灵。为此你找廖海涛商量到底如何来举行这个追悼会。

你看到廖海涛与李英过来了，两人几乎并排而行，你一见，露出了难见的笑容。廖还是那样的虎虎有生气，走起路来一阵风。说他虎虎有生气还真不赖，看廖那眉毛就是一副虎眉，其脑袋用“虎头虎脑”来称呼最恰当不过，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廖海涛就打出了威风。抗战来到苏南，他在四团任政治处主任，参与了许多次战斗，后来任二支队副司令，赤山之战，打出了军威，虎将雄风，尽显无遗，现在他又虎头虎脑地走进来。

李英脚有些小，因小时裹过脚，虽解放了，但留存小脚女人的痕迹，不过她身材魁梧，为人处事果断坚决，颇有些男子气，走起路也是

虎虎有风，与老廖真是天生的一对。他与你同时在黄金山三战三捷后，在苏皖区党委安排下结婚的。

你们两人初次相识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中旬的永定，那是张鼎丞于一九三五年以福建省委代表的名义主持召开红八、九团的领导干部会议，你们两人彼此都听到过对方的大名，只是无缘见面。这次会议的召开，你们俩是闻其名又见其人。廖的虎虎生气给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你的高大威武、沉着冷静同样给廖留下难忘的印记。后来在一九三五年的四月你们在由陈潭秋主持的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会议上又再次见面，以后在战斗中，偶尔也碰过几次面。抗战后，你们同属于二支队，你为二支队参谋长，后为江南指挥部参谋，而廖先在四团，后在新二支队工作，成为你的战友与下属。

后来新四军主力北撤，你在参加完黄桥战斗后，受陈毅重托重返苏南，担任新二支队司令，和廖一起担任苏南的抗日斗争，罗、廖司令的威名便在苏南广为传扬。

下木桥下的河水缓缓地流淌着，水面上跳动的波光渐渐消融在暮色中，那些女战士端着盛好衣服的木盆拾级而上，依次往村中走去。三三两两的战士走动着，墙上的标语也将书写完成，小战士正书写着那最后的巨大的感叹号。

夜色降临，太阳收起了最后一丝余光，西边天空飘浮的玫瑰色的云朵也渐渐消融在黑暗中，大地上的一切变得灰蒙蒙起来。

2

塘马村笼罩在夜幕之中，除了高大建筑的轮廓和星星灯火外，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欢闹的气氛却不时打破夜幕给人带来的惯有的沉寂，给这寂静的乡村带来了浓浓的生机。歌声、战士们的；笑声、战士们的；在古老村庄的小巷里、窗户里、茅舍瓦房中回荡回荡。战争年代的欢